

今天是清明。回看柯灵 1934 年写就的《故园春》:草木抽芽生叶,“春花”起了,春江水暖,鲜鱼鲜虾正当令,人们采食春菜,扫墓祭祀,迎神赛会……在作家心里,故乡的春天,是田园诗中最美的段落。

清明,追思缅怀,踏春赏春,也是编织梦想,努力启程之际。

——编者的话

故乡的三月,是田园诗中最美的段落。桃花笑靥迎人,在溪边山脚,屋前篱落,浓淡得宜,疏密有致,尽你自在流连,尽情欣赏,不必像上海的摩登才子,老远地跑到香烟缭绕的龙华寺畔,向卖花孩子手中购取,装点风雅。冬眠的草木好梦初醒,抽芽,生叶,嫩绿新翠,妩媚得像初熟的少女,不似夏天的蓊蓊郁郁,少妇式的丰容盛鬋。油菜花给遍野铺满黄金,紫云英染得满地妍红,软风里吹送着青草和豌豆花的香气,燕子和黄莺忘忧的歌声……

这大好的阳春景色,对大地的主人却只有一个意义: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春天对乡下人不代表诗情画意,却孕育着梦想和希望。天寒地裂的严冬过去了。忍饥挨冻总算又捱过一年。自春秋秋,辛苦经营的粮食——那汗水淘洗出来的粒粒珍珠,让“收租老相公”开着大船下乡,升较斗量,满载而去。咬紧牙齿,勒紧裤带,度过了缴租的难关,结账还债的年关,好不容易春天姗姗地来了。谢谢天!现在总算难得让人缓过一口气,脱下破棉袄,赤了膊到暖洋洋的太阳下做活去。手把锄头,翻泥锄草,一锄一个美梦,巴望来个难得的好年景。虽说惨淡的光景几乎年不如年,春暖总会给人带来一阵欢悦和松爽。

在三月里,日子也会照例显得好过些。“春花”起了:春笋正好上市,豌豆蚕豆开始结荚,有钱人爱的就是尝新;收过油菜子,小麦开割也就不远。春江水暖,鲜鱼鲜虾正在当令,只要有功夫下水捕捞。……干瘪的口袋活络了些了,但一过春天,就得准备端阳节还债,准备租牛买肥料,在大毒日头底下去耘田种稻。挖肉补疮,只好顾了眼前再说。家里有孩子的,便整天被打发到垄头



坡上,带一把小剪刀,一只篾青小篮子,三五结伴,坐在绿茸茸的草场上,细心地从野草中间剪荠菜、马兰头、黄花麦果,或者是到山上去摘松花,一边劳动,一边唱着顽皮的歌子消遣:

荠菜马兰头,姊姊嫁在后门头;后门春破我来修,修得两只奶奶头。

女孩子就唱那有情有义的山歌:

油菜开花黄似金,萝卜开花白如银,草紫开花满天星,芝麻开花九连灯,蚕豆开花当中一点黑良心,怪不得我家爹爹要赖婚。

故乡有句民谣:“正月灯,二月鹊,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。”

二月正是扫墓的时节,挑野菜的孩子,遇见城市人家来上坟的,算是春天的一件大乐事,大家高高兴兴,一哄而上,看那些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哥儿姐儿奶奶太太们,摆开祭祀三牲,在风灯里点起红烛,一个个在坟前欠身

下拜。要遇见新郎新娘头年祭祖,阔人家还有乐队吹奏。祭扫完毕,上坟人家便照例把那些“上坟果”——发芽豆、烧饼、馒头、甘蔗、荸荠分给看热闹的孩子,算是结缘施福。上坟还有放炮仗的,从天上掉到地下的炮仗头,也有孩子们宝贝似地拾了放在篮子里。说说笑笑,重新去挑野菜。

等得满篮翠碧,便赶着新鲜拿到镇上叫卖,换得一把叮当作响的铜板,拿回家里去交给父母。

因为大自然的慷慨,这时候田事虽忙,不算太紧,日子也过得比较舒心——在我们乡间,种田人的耐苦胜过老牛,无论你苦到什么地步,只要有口苦饭,便已经心满意足了。“收租老相公”的生活跟他们差得有多远,他们永远想不到,也不敢想——他们认定一切都命中注定,只好逆来顺受,把指望托付祖宗和神灵。

在三月里,乡间敬神的社戏特别多。

演戏那天,村子里便忙忙碌碌,热火朝天。家家户户置办酒肴香烛,乘便祭祖上坟,朝山进香。午后社戏开场,少不更事的姑娘嫂子们,便要趁这一年难得的机会,换上红红绿绿的土布新衣,端端正正坐到预先用门板搭成的看台上去看戏。但家里的主人主妇,却很少有能闲适地去看一会儿戏的,因为他们得小心张罗,迎接客人光降。

镇上的财主也许会趁扫墓的方便,把上坟船停下来看一看戏,这时候就得赶紧泡好一壶茶,送上瓜子花生,乡间土做的黄花果糕、松花饼;傍晚时再摆开请过祖宗的酒肴,殷勤地留客款待。

夜戏开锣,戏场上照例要比白天热闹得多。来看戏的,大半是附近村庄的闲人,镇上那些米店、油烛店、杂货店里的伙计。看过一出开场的“夺头”(全武行),各家的主人便到戏台下去找寻一些熟识的店伙先生,热心地拉到自己家里,在门前早用小桌子摆好菜肴点心,刚坐下,主妇就送出大壶“三年陈”,在锣鼓声里把客人灌得大醉。

他们用最大的诚心邀客,客人半推半就:“啊哟,老八斤,别拉呵,背心袖子也给拉掉了!”到后却总是大声笑着领了情。这殷勤有点用处,端午下乡收账时可以略略通融,或者在交易中占上一点小便宜。

在从前,演戏以外还有迎神赛会。迎起会来,当然更热闹非凡。我们家乡,三月里的张神会最出名,初五初六,接连两天的日会夜会,演戏,走浮桥,放焰火,那狂欢的景象,至今梦里依稀。可是这种会至少有七八年烟消火灭,现在连社戏也听说演得很少。农民的生计一年不如一年,他们虽然还信神安佛,但也无力顾及这些了。今年各处都在举行“新生活运动”提灯会,起先我想,故乡的张神会也许会借此出迎一次罢?可是没有。只是大地春回,一年一度,依然多情地到茅檐草庐访问。

春天是使人多幻想,多做梦的。那些忠厚的农民,一年一年地挣扎下来,这时候又像遍野的姹紫嫣红,编织他们的美梦了。

在三月里,他们是兴奋的,乐观的。

一九三四年春

(摘自“收获”微信公众号)

崇明抗战纪实

黄振忠 秦志超



28.入新军整编崇总,守掘港打垮顽军

1940年9月16日,陈国权、韩念龙见全部北撤的时机已成熟,把十二人化装后分成两批离开崇明,分散前往上海,再转船到海门桃源镇。再说此前已撤到桃源镇的总队部人员和特务中队,在蒋克定等领导下,在三星镇、天补镇、川港镇发动群众、打击土匪,壮大力量。陈国权、茅理、韩念龙来后,又收编了当地施文伯的40余人杂牌部队,武器和人员进一步扩充,成立特务大队。由于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投入,特务大队又扩建了第三大队。不久,曹持衡率100余人的抗日武装并入第三大队。中共江北特委派黄毓华与总队部领导商议,决定将部队改编为“通崇启海人民抗日总队”,公开中共领导的抗日旗号,茅理任总队长,陈国权任政委,韩念龙任政治处主任。通崇启海人民抗日总队成立后不久,韩念龙和茅理奉陈毅司令的命令,着手整编为新四军的准备工作,并接应新四军一师三纵东进。11月3日,茅理率部前往江家镇,与新四军一师三纵五团会师。三纵五团前身就是瞿犊创建的独立大队,王澄为团长,他们刚刚打完黄桥战役,带着胜利的喜悦过来。形势越来越好,总队部整编新四军的步伐加快了。

10月9日晚,金有祥率一中队偷偷渡海回到崇明,夜袭驻扎在施家河沿的伪军徐阿根部队。激烈的枪声响了三个小时,直到天明,金有祥才率队撤离崇明。之后,“金队打回来了!”的消息四处传播,乡亲们都心情振奋。

11月3日,韩念龙来到启东,约见沈鼎法、沈仲彝、施鼎新和金有祥,告诉他们新四军黄桥决战的胜利消息和陶勇部队东进通海的决策;总队部和特务中队发展的大好形势;动员他们率部一起参加新四军。一、二大队领导受到鼓舞,特别是沈鼎法,关键时刻一句话“跟共产党走才是一、二大队的根本出路”一锤定音。大队干部队连夜动员,准备西进与老领导的游击总队会合,参加新四军。

11月4日,一、二大队400余官兵全副

武装,急行军到久隆镇,与“通崇启海游击总队”会合。6日,通崇启海游击总队与一、二大队整编为新四军“崇启海常备旅”,茅理任旅长,韩念龙任政治处主任,钱伯任秘书,蒋克定任作战参谋。

原崇总一大队为一团,茅理为团长,施鼎新为副团长,下属三个营,一营营长金有祥,二营营长张效骞,三营营长匡殿英。二大队为二团,团长沈鼎法,副团长沈鼎立,下属三营,一营营长沈鼎台,二营营长陈琨,三营营长龚乐天。三大队为特务营,营长曹持衡。

11月下旬,崇启海常备旅与三纵五团整编为苏四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旅,群众都称“茅三旅”,茅理任旅长,李干辉任政治委员,韩念龙任政治处主任,廖昌金任参谋长。下辖五、六两个团。五团长王澄,政委彭德清,副团长姚力。常备旅的一、二团合编为六团,团长沈鼎法,副团长沈鼎立,施鼎新。六团下属四个营,原一团改为二营,营长金有祥;原二团改为一营,营长沈鼎立(兼);原特务营分为三营和特务营,三营营长曹持衡,特务营营长陆兆祯。至此,瞿犊创建的两支抗日队伍真正合为一体。同年12月25日,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李方少将命令茅三旅守卫掘港。

1940年12月23日,国民党江苏省游击第六纵纵队长徐承德得到密报,新四军游击三纵司令陶勇率主力团西赴曹甸作战,掘港只有三纵参谋张震东率茅理旅两个团留守。他认为这是消灭茅理部队的好机会,于是纠集起10个团一万余兵力,突然进攻掘港。张震东、茅理得到情报后,依托范公堤设置防线应敌。五团主守掘港镇西,六团主守掘港镇南、东和东北。早晨,敌人从东南方向进攻,但遭到坚决抵抗。激战一天一夜,敌人未能攻进掘港。第二天拂晓,战斗在六团正面打响。半小时后,东北方突然响起枪声,茅三旅指挥部驻地遭偷袭,战局骤变。二营长金有祥副营长张效骞率一连向偷袭之敌发起反攻,击退敌人,营救出被俘人员,并俘获十余名敌人。

五团、六团在敌人三天三夜的猛攻下守住了阵地。这时,陶勇率主力团回援。徐承德兵败如山倒。最终,徐承德与十来个随从从跳江逃走。掘港保卫战取得了胜利。此战,茅三旅打出了军威,打出了六团“老崇总”的英名。

3.“写书法首先是写心”

中国连环画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的海上海。1927年上海福州路世界书局编绘出版了一部24本的《连环图画三国演义》,标志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形成。正是在这一年,颜梅华(原名“颜承忠”)降临到了这个世界。

颜梅华从事绘画艺术最早是从练习毛笔字开始的。这还得从颜家书香门第的家风说起。颜梅华的祖父是一个秀才。颜梅华长大后曾在姑母家看到过祖父的考卷。祖父文章好,但字迹太草,到了考举人时就吃了亏。有了这样的教训,祖父就让颜梅华父亲从小苦练书法。后来,父亲以出众的文才和一手漂亮的书法,考中秀才并有了功名。正当父亲准备参加乡试考上举人以入仕途时,戊戌变法后的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。

进入仕途无望后,在轮船招商局任职的舅公便把父亲介绍进招商局会计科工作。这家轮船招商局设在上海外滩那幢三层的红砖大楼里,是中国晚清时期创建的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。轮船招商局每年的董事会都需查看会计科提供的账目。父亲一手“馆阁体”书体在这里得到了发挥。厚厚一本账目,都是父亲用一行行俊美丰满的小楷誊写的。

在颜梅华的印象里,父亲不苟言笑,喜欢书画,家里经史子集藏书颇丰,平日里话语不多,温良儒雅,从不打孩子,最多虎起脸来教训几句。年幼的颜梅华对父亲有几分“敬畏”,也有几分“崇拜”,总觉得父亲是个有才华的人,长大后也要像父亲那样。

父亲的人文素养,家庭的书香文化氛围,从小对颜梅华影响很大。母亲经常对小颜梅华说,你父亲是前清秀才,书法写得很好。你要好好学。

颜梅华6岁开始练写毛笔字。一开始父亲不太管,倒是母亲管得紧。颜梅华说,我刚开始练写字时取得的一些进步,主要是母亲的功劳。每天早上,颜梅华上学前要写半小时字,周日通常要写几个小时,这些字不写完是不能出去玩的。因为母亲就在边上盯着。星期天,弄堂里的小伙伴常常一大早就趴在窗格

子上喊:“承忠,快出来呀。”颜梅华只得说,不行,要等我九点后字写完才能出来玩。

父亲偶尔会批改一下小颜梅华写的字。父亲说,初学写字要先练楷书,学正楷是认识 and 了解汉字的基本笔画、结构以及字形特点的重要途径。父亲要颜梅华先写中楷。古人学书有这样一种观点:“学书须先楷法,作字必先大字。大字以颜为法,中楷以欧为法,中楷既熟,然后敛为小楷,以锺王为法。”

颜家借居的这户大宅,里面有个大花园。颜梅华和邻居小伙伴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花园后面的一条走廊。这天,放学回家时,颜梅华看见走廊里放着许多大大小小刻满字的石碑,几个大男人围着石碑忙乎。只见他们以清水把碑面洗得干干净净,然后将一种像胶水般的白芨水用软毛刷均匀涂遍,再小心翼翼地贴上宣纸。一个上午,颜梅华用棕刷把纸的皱褶捋平整,然后一点点地轻轻捶打,使拓纸完全被打入字口内。小颜梅华惊奇地看到,碑刻上的字一个个显现了出来。

这时,又见老师傅左右手各执一内填棉花下端形成扁圆状的布料拓包,蘸墨少许,右手拓包均匀左手拓包的墨色,然后左右两拓包相互捶打于石碑,手指不动而运腕,其力或轻或重,或扑或扬,一到字边,包即腾起,如拍、如揭,以腕起落,拍纸有声。小颜梅华看得如痴如醉。转眼间,黑底白字清晰显像。一方墨香袭人,色泽光鲜,字口清朗,富有神韵的拓片形成了。颜梅华后来知道,这就叫拓碑。练字时的很多碑帖,就是这样拓出来的。这让他印象颇深。

原来这家姓“潘”的房东酷嗜金石字画,家里的碑刻都是根据名人墨迹所刻。房东曾给父亲一部《平远山房法帖》,精刻名家真迹,其中就有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。颜梅华一直将其临摹至参加工作,晚年时还在观摩。

小颜梅华凭着悟性,书法大有进步。小学二年级时,参加学校书法比赛拿了个第二名,还获得了一支毛笔奖励。父亲后来对他说:“写书法首先写心。以后无论学什么,读书也好,画画也好,做什么事也好,心最重要,心收不好,什么事都做不好。”

颜梅华传

周斌

